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舉人臣張仲芳

鶴林玉露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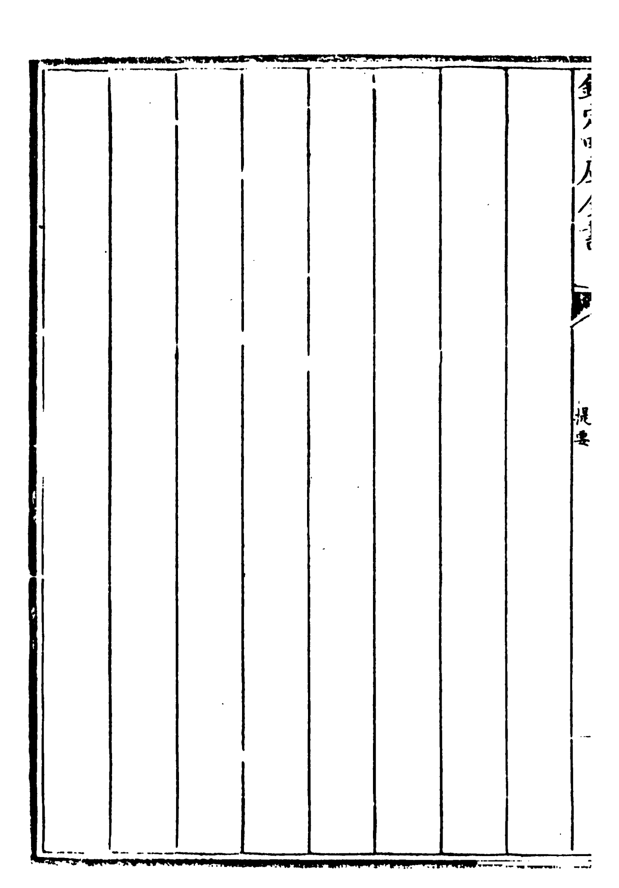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蹟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畏說一條有同年鄒陽景顔語知嘗登第又髙登忤秦檜一條有為容州法曹掾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録之閒詳

於議論而畧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栻真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修蘇軾之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為虛費精力何況吕祖謙文鑑既引張栻之說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真德秀之說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者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鶴林玉露卷一

宋　羅大經　撰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来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

三年赤舄几几履謗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卻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

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
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
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
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
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

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海陵被殺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須知怏劒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
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
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
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
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
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

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内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宫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

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

有盖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寳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来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盖幸具所以支撑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歳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来者未有

其人此病桐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巳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

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梟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慭遺於數嵗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葢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蘧

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畧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

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廼知以衛靈之無道
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
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盖以見識議
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
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
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内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
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緑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户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

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闋盖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姸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吽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

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嚥盖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甞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後嚼之則寛氣下痰餘酲頓

解三曰飢能使之飽盖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盖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户羅索與薩里罕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薩里罕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

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羅索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於是盡鋭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陜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髙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

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

市璞寳燕石煮簀食蟛蜞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

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

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醇音京醫音醫酏

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

鴈鶉鷃雉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棊工

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

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寠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黄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

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求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揺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

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
除諫議公論始溥之厥後貶嶺南累年崇思北歸周
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
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
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
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
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

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
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
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
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
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
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葢徙河犯官有矯制之
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絶句于亭上云覔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

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墄若世所謂澁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墄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

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魯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

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守而不浮
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
呼賀曰黄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
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
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黄綿襖誰
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

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吕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㑹之當

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㑹食胡明

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鶴林玉露卷二

宋　羅大經　撰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

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産止之又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産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産自為相刼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

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淩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

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巳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温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巳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巳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巳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巳則能攻

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巳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

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採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為尊錦幖具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紊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

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幖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為軸瑁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綵囊幖首純紅而繪如瑁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寖卑

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綮之按式名曰𢄙鞶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綮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

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蠡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海回無樂能令炎帝在有人曽哭老刪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

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

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

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

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

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

不以為忤㧜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
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
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
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
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訖不敢害朝廷
為頒俗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
命吏取案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
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

畧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恵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謁風可羞長官招

條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𨵿

緊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鮺魚揚州之蝑醑陸德明音釋云蝑醬也山谷詩云蝑醑與竹萌乃不羡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

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

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

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

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将遂封兩國夫人蘄王甞邀烏珠於黄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

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

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絶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

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黄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

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冐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冐子内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折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来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来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

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嘆此事

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塲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

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十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

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

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具貴近珍
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馬易美女且為
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
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
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
王之凡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
卒者頹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
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緼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内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黄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葢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畢哉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

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絶少夫子謹而書之國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具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

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

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黄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

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盖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

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遥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葢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吕出

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

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

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葢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

鶴林玉露卷三

宋　羅大經　撰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莱人隳三都誅少正夘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

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叅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盞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説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

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

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採巢之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採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採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銜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煑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煑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梱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

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来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黄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説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

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顔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産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黒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産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

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寃䰟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羣呼聚嗽蝗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絶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畧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

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

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時蜥蜴與閘計垤鳴東山鸛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

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璽璽萬

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
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
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
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
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傒兩宮之
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
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禄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説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

帝既還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廵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

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

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

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

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

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

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

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

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

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裹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餳字重九詩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

三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緊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

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无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

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

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

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

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黄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

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

妄載伊尹謀簒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

後叙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

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吕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

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

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吴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還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

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被弑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

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絶供餽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来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餽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説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

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
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
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篦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
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
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
職教者有愧矣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
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

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枏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逮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

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但可裁減然只

如此説亦樸贍有古意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宫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貞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

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弔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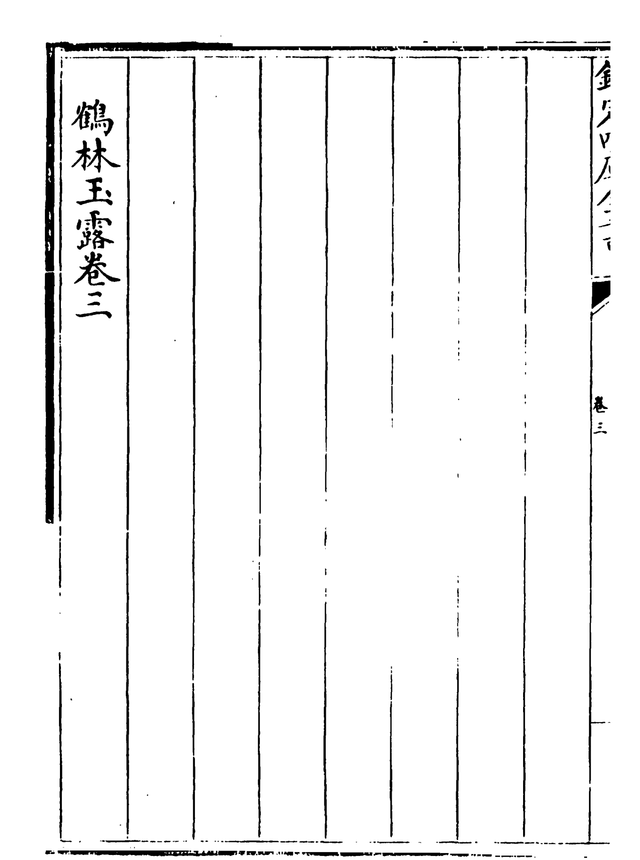
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録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歷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

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斵輪痀瘻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具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

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舉人臣張仲芳

鶴林玉露卷四

宋 羅大經 撰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迨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葢有為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寛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

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麤鵡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疎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黄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

尊

書曰若作和羮爾惟鹽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枏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

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
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
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
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
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蕭酌鬱鬯取其香也
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
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
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

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黄丹白標目尤
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
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
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
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
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
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
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

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史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産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隷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卭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産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

出相又曰汝頗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

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

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鬬士倍於晉師

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決平江亮被弒遂

班師次年壬午内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

督師南軒以内機入奏引見德壽宫時盧仲賢使金

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

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海陵不道篡奪相仍古稱好善惡淫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弑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

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闗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

也厥後蓄積稍羨又甞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

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鷸鷸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禄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

不論年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湡北山為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

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

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絶然此句妙矣識

其妙者蓋少彼牽黄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

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

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静坐一日是兩日若

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
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
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劉石又變為六朝
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
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
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
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獘精神於瑣瑣
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

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蓦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

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宫寧宗在平陽邸

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宫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尧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

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侶荆軻晚歳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斵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

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若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

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

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戸輸租具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繝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絶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

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

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

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

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

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

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

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摻箠而駡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馬而温造彈之

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金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寛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别有聖旨難載國書令

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金庭羣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金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金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

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絶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强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

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閲於縣春秋閲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金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

所過鈔畧甚於敵人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
毫犯蓋過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荆州與朱文
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
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敵入肝脾裏何以
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
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
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孝宗命吕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

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為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

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筭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

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邱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

居胥驘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四